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九回 趙蘭英修書贈銀錢

詩曰：花亭偶接幼女身，諮詢里居本無心；頃刻識得真名姓，始知誼分屬至親。 俚言提過，書歸正傳。話說蘭英小姐，聽的愛姐說了一遍，暗自想道：「我把他當做何人，原來是嫂嫂的女兒，姪女到來。我不說明，把他當面認下，他如何曉得我是何人。」想罷說道：「你知道我是誰呢？」愛姐說：「姑娘說那裡話來，這東關到此地，也還有好些遠呢，我是個閨女家，輕易不出大門，我如何認的姑娘？」小姐道：「說得是，你不知我就是趙戶部的女兒，名叫蘭英，我就是你二孀孀。」愛姐聞聽，心中害怕，暗自思想道：「他與趙戶部是父女，我方對著他說他父的罪過，他豈肯容我？不如我一跑為妙。」想罷，抽身就跑，被小姐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愛姐休要害怕，你且慢走，還有話和你說哩。」唱：

趙小姐一見愛姐他要跑，連忙的伸手拉住不放鬆。說道是姪女你且少驚懼，聽我把金石良言向你明。我的父雖然他把良心昧，我豈肯失節喪德有變更？昨夜晚鼓打三更做一夢，夢見了金盆牡丹樹青蔥，花枝上方纔開放花一朵，那一種顏色嬌嫩委實精，許多的婦女採他不到手，剛被我連盆掇到繡房中。醒來時反覆輾轉自思想，全不解夢裡所應主何情。今日裡隔牆接過愛姐看，纔知道應得姪女到花亭。若不是花園以內遇見我，險此兒賣婆送你到火坑。你的那奶奶就是我婆母，怎見了我那姪女不心痛。可憐你母親行孝把髮剪，還搭上因的買棺賣親生。痛殺人年老婆母死的苦，都只為你叔坐監身受刑。趙小姐說到這裡腮流淚，小愛姐又把孀母尊一聲。

話說愛姐見趙小姐悲慟不已，暗暗誇道：「卻不料想他父那狠毒，他女兒這等賢德，真乃出人意外。」遂勸說：「孀母少要悲哀，孩兒今日既遇孀母，我二叔將來自有解救。」蘭英聽說，遂把淚痕止住，遂對月姐說：「你與愛姐在這裡少等。倘行人問及，你就說是王府丫環，來替花樣的。」月姐說：「曉得。」

小姐遂離了花亭，來到秀樓。將皮箱打開，取出三十兩銀子，用汗巾包了，連忙提筆在手，寫了書子一封，下樓到了花亭說：「愛姐，這是三十兩銀書子一封，你可怎麼拿著？」愛姐說道：「孀母把我這衣服脫下來，將銀信攀甲束在身上，外面衣服寬大，那是就看不出來了。」小姐說：「那封書子，你務早晚送在南牢給你二叔看，我有心十五晚上，假意玩燈，過府弔孝，爭奈不知道那門戶所在。」

愛姐就說：「二孀既要前去，我有一計：去年俺奶奶給我買了一個紅蓮燈，到十五晚上，把此燈掛在咱那門上，二孀孀你看見紅蓮燈，就認的門了。」小姐說：「我記下了。」愛姐說：「孩兒蒙孀母天高地厚之恩，使俺母女團圓，贈銀殯殮祖母，孀孀請上，受孩兒一拜。」唱：

小愛姐雙膝跪在地流淚，多謝我孀孀無限大恩情。給我那雪花白銀三十兩，如同是救活孩兒一性命。既保我祖母屍首不能壞，也免俺母女三人各西東。今日裡辭別孀母到家內，買棺擲速與奶奶把殮成。俺奶奶空有二子未得濟，卻不料孀孀行孝屬頭名。得孀母莫大之恩不能報，畢竟要日後居家感盛情。

小姐說我為媳婦當行孝，似你那姪女也該我照應。你方才提起感情報恩話，豈不是當做外人另看承。姪女你若是回到咱家去，有幾句要緊話兒記心中：第一的多多拜上你的母，早晚裡煩他替我把孝行。叫你娘十五晚上等著我，那時才姊妹二人得相逢。你若是南牢送飯把書下，務必要向你二叔細叮嚀。這封書叫他密密自己看，千萬的莫要念給旁人聽。趙蘭英囑咐愛姐情難捨，李月姐婉言又把姑娘稱。

話說月姐說：「姑娘呀！愛姐來已多會，你只顧留戀不捨，倘被俺老爺闖見，他就行走不便，不如趁此送他出去。」小姐聽的此言，遂叫月姐將愛姐領至牆下，仍然兩手用力將那愛姐抽上牆去，向外邊說道：「你誰把這小閨女接下去。」這時那個胖大婆娘仍舊將愛姐接下牆來，錢婆面帶不悅，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沒點緊慢，人家既不買你，你就該早些出來，跟我回去。」言罷領著愛姐就走。

小姐在花亭上聽的明白，說：「月姐你把賣婆叫回來，還有話問他。」月姐說：「老婆休走，俺姑娘還有話與你說哩。」錢婆連忙回至牆下，月姐下了梯子來至花亭。小姐說叫錢婆，無別話說，只因愛姐身上帶著銀子，賣婆與同走，倘被他看透消息，如何是好？這是二人來捉拿去，慢慢遞與賣婆，便與愛姐眼色，叫他頭前去罷。